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神廟留中奏疏彙要

禮部類 第一卷

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

詹事府詹事何宗彥一本為懇乞

聖明乘此春和早

俞儲講以端治本事臣等竊惟

皇太子者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業託重而寄

命者也講學則明於治理而天下安不講學則

關於亂機而天下危其關繫何宏鉅也

皇太子輟講有年在廷臣直詞苦口言之不啻詳矣去秋奉天氣暴寒之

旨臣等仰體

聖慈不敢復請今春已深矣風和而日舒矣靜聽逾旬未聞補講員之缺定開講之期虛擲韶光日復一日臣等不勝過懼謹合詞為我

皇上陳之臣聞致治之理莫懿於經書而成敗得

失治亂興衰之故莫備於史冊往時
皇太子出講臣所陳說者經書耳史未之及也唐
虞三代毋論自漢以下孰憂勤而不興孰怠玩
而不振孰用正人而不治孰信宵小而不亂孰
寶仁賢而不榮孰營貨財而不辱千古之前今
日是也後車之戒前車是也聞之則必襲跡于
其所以隆不聞則或冥蹈于其所以污廿一史
雖浩繁如宋司馬光之資治通鑑朱熹之綱目

真德秀之大學衍義古今善敗之原皆鑿鑿乎有據安可不補講臣今一一備陳而詳說之也

臣等聞

皇上初年春講自二月十二日起五月止秋講自八月十二日起十月止著為絜令不必題請夫

皇上聰明天縱幾務躬親猶勤勤嚮學若此矧

皇太子撫軍監國之寄既異于前朝問安視膳之餘常見其多暇此心無所向則嗜欲之實生與

處皆阿保則逢迎之術巧日漸月靡變鮑遷蘭
其繫天下
國家非細故也臣等又惟
聖祖設立詹翰諸臣使之備顧問講經史或宣勞
經幄或備秩青宮或商確古今或評論文字或
進說民間利害稼穡艱難孝悌忠信之事非徒
以爵祿糜天下也今
皇上日講既以乏人

皇儲東序又復晝扃諸臣尸素無以效尺寸真惶
愧欲死矣懇乞
皇上念秋寒輟講當以春和開講早
諭禮臣之請旦夕舉行非但
儲宮睿質益瑩於緝熙而詞臣備員亦免於瘝曠
臣等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臣按

皇考自冲齡出閣詞臣講讀六員皆以五夜更番
入直燃燭供事雖隆冬甚寒無日得免四書
五經講讀幾遍日就月將緝熙光明矣迨
册立以後經帷長扃講員不備豈愛之而勿勞哉
良以
福王亦講學於文華之西偏而
親王與
東宮講讀禮數懸絕故概從中輟耳是固禮臣

之所深念者也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慎行一本為行期
漸迫定吉宜頒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臣等
竊惟帝王之愛子欲其長有邦家永蕃奕葉諏
日選時唯詳唯慎一以豫啟行之具萬用必周
一以肅清道之光百祥必叶也頃奉
聖旨福王之國在明春三月之內大小臣工靜聽
久矣而吉期未下續又奉

旨養贍田土量減一萬頃以稱朕體卹元元至意
其三萬頃尚欲該部查報除戶部已經具題外
臣竊以為田土自田土啟行兩不相干涉者也
若欲俟田土之報以定啟行之期則當
潞王行時田僅一千七百頃豈今一萬二千餘頃
不啻六七倍而獨不可行乎臣有以知
聖意之必不然也若必欲三省之查以足三萬之
數則臣又請得極論之今天下大水災傷無地

不告九邊糧餉無處不缺竭澤可憂補天無計

皇上方有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為當于常制之内而謹為守不當于已踰之外而苛為求也且

皇上之為天下事非止一分封即

皇上之計分封事亦不止一

福藩經國者務審其局愛子者勿縱其坊

皇上真有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為可有

之地尚當節省之以預他用不當于必無之地强括之以快目前也外間洶洶流傳以為有稱某府某處或千或萬廢府遺地尚可資查給者此不過無賴之徒熒惑聽聞欺誑左右如其有之當年

景潞二府已應括取何待至今其為無影甚若投献告訐其端一啟海内民人都不聊生貧者枵腹而思逞中人蹻足而慮患大奸攘臂而横

勢能誣之不能清之能危之不能帖之
皇上此時雖欲下
詔急止悔之何及毫無益於
藩封而大有損於
國家
皇上果欲稱體卹元元至意如臣之愚竊以為急
用錢糧尚當一味從儉以明德意不當于田土
長物反百計騷擾以速亂形也夫坐待莊田於

名不美久稽時日於禮不便

皇上英明籌之必審慮之必熟萬萬不出于此然

而吉期屢屢不報屢指今冬不過月餘日夜憂

惶不能暫待再三思維或者

皇上以為行以三月距今尚遠稍遲旬日亦自無

妨臣又竊計之啟行在三月則發扛當在正月

則人夫纔召文書催集當在十二月日令道路

供億俱已飭辦衙門文移累以通行然但有月

期無日期即發扛夫馬等候終屬未便萬一稽
悞迫促行事潦草臣等寧能辭不職之罪臣見
聖度如天
從善若流前有次春之詔尚不難立轉圜以慰群
心況今明諭擇吉又何難一運掌以定大務臣
思
潞王之行以十月二十九日點定
皇上此時豈其不加眷戀過爲早計見誠謂事幾

料理不容緩耳若其略可少緩臣等何故不仰

體

君父之懷而過為激聒過為瀆請該監所上三月

內吉期望即

點定早賜發行臣等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

臣按

福藩之國當時

儲位已定見為國之常典耳至
光考嗣位一月上賓使此時福藩猶在寀不危疑
乃知禮部之三疏催請以去就爭乃以安
社稷為悅者也

萬曆二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直隸滁州全椒縣知縣樊玉衡一本感時捐軀
直陳天下根本大計以隆萬世治安事臣伏聞
天下無事則公卿台諫無所庸其言天下有事
則芻蕘工瞽皆得信其說何者分雖異而荷
國之恩則同地雖殊而報
主之心宜一也我
皇上御極二十六年於茲輻員萬里威令八荒俺

酋
請封李賊授首奧窔無揚竄之奸迷遠無伏莽之
究亦不可謂不治矣雖近日倭奴跳梁礦稅頻
擾
帑藏告匱杼軸俱空我
皇上一日振其乾綱沛其覲澤天下之爭猶易為
也奈何於根本命脈之地缺焉不講漠然罔聞
上干天災下叢人謗喬醜生其心島夷藉為口

實若今日之有
皇長子不册不冠不婚以遺天下大慮乎茲事體
大本非縣邑疎逖所宜與聞然臣竊覩其公卿
輔佐大臣下及科道百執事入春以來合詞而
請人人恨不能刳出其心以告我
皇上而
皇上猶然不加許者豈以其心猶未至而意猶未
切耶抑以其所當言者正此數十人而天下人

猶未敢有言耶昔人謂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今大臣之言亦已廑矣近臣不言故遠臣言之今近臣之言亦已勤矣臣最遠最小亦曾履文石之陛遥執戟之班荷我
祖宗及我
皇上數百年養育培植之恩於此畏乎鼎鑊斧鉞而不捨生一極言之天下後世其謂盛明何蓋自古早建

太子所以重

宗廟又曰天下之命懸於

太子又曰　太子諸王最宜早有定分臣歷數典載以來晉獻公愛驪姬之子奚齊欲廢其太子申生自曰寡人有子未知誰立其後二五俱耦申生殺奚齊弒而晉亂者數世齊襄公不早辯群公子衣服禮秩之等卒有無知之禍其子桓公小白身親射鉤幾不免矣葵丘之會且曰無

易樹子而終五公子爭立大亂齊國蓋嫡庶幼長之間安危禍福之本其不可易也如此猶吉諸侯耳秦始皇斥遠其長子扶蘇使監蒙恬軍而少子胡亥遂以愛幸得沙丘之謀秦二世以亡漢高帝嬖戚夫人欲以其子如意易太子幸賴大臣留侯叔孫通等謀以安而夫人母子亦竟不免漢武之時衛皇后太子據無寵巫蠱事起卒立其所愛厚夫人子弗陵是為昭帝然亦

不克永世而終有天下者實太子據之後唐明

皇一日殺其三子將以立武惠妃之子壽王瑁然瑁竟不免于殺而楊貴妃安祿山之釁蔓延而不可救解其他如隋文帝之於勇廣唐太宗之於承乾泰犯之則小受其敗大犯之則大受其敗敗則無所不危慎其敗則無所不安然要皆由於理之明不明愛之割與難割耳我

皇

上十齡即位天縱聰明古今成敗無所不監于

中房帷姑息何所得關其念且
天語叮嚀一則曰父子至親一則曰兄弟有序炳
如日星昭揭海宇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田野
小民人心惶惶若不勝其杞人之憂者則以所
信者不在
皇上之空言而在
皇上之行事所疑者不在往昔之
欽命而在今日之依違也何者數年以前

皇長子睿質尚弱歧齡有需即
聖意有所牽制而稍藉口于從容猶之可也
皇長子且十七矣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
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我
皇上戴天履地為天下神人主其獨無是心乎且
庶臣之家稍知禮義者其冠婚亦必及時而况
帝王典禮
祖宗彝憲册立冠婚若天受成不可以毫髮爽者

忍使天下萬世謂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之成禮減常棄典自我

皇上始乎今之天下萬口一詞皆曰我

皇上雖無廢長立幼之意而牽於

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游隱忍甘以

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

皇上與皇貴妃之天下乃

聖祖神宗沐風櫛雨而得之天下也册立冠婚諸

大典禮非我
皇上與　皇貴妃之典禮乃
聖祖神宗貽謀燕翼而垂之典禮也
祖宗朝豈無一二親愛疑似之人而終不以易是
典禮至於
先聖帝春宮之日天下已不勝其憂而冠婚二禮
亦未有過而不舉之期蓋以昭繫屬之理杜窺
伺之萌鑒前古之亂亡建萬年之長策不可易

也今我
皇上獨有一　皇貴妃寧不解所以善處兩全之
術而至今天地
祖宗所付託之元子不得已及時日被章服有室
家下同編戶之氓是獨何心也且男女之欲雖
上智不免而血氣之動在茂齡尤難自我
皇上與
皇長子外皆婦寺耳萬一情欲之感或介乎容儀

蒹葭之嫌或成於貝錦而我
皇上日月有所不照覆載有所不周又不知何辭
以謝天下對
九廟在天之靈耶詩曰一兔在野百人逐之積金
在市過者弗顧言貴早定耳今我
皇上可必其無是心而宦豎宮妾之逢迎上下者
安可必也天祚我
皇長子可必其無是事而隱閒曲房之媒孽左右

安可必也臣與言及之足為寒心仰思千古不
勝至戚即今日我
皇上奮然獨斷其於計也非蚤矣又奈何忍更遲
之耶且我
皇上即以愛不自勝然亦非所以為愛也今天下
慮無不以
皇長子之不册立冠婚歸過
皇貴妃者而我

皇上又故依違以證成

皇貴妃之過不知

皇貴妃異日何以自託而我

皇上又何以託

皇貴妃於天下由

皇長子而觀則不慈由

皇貴妃而觀則不智無一可者也抑因是以不行

取科道夫科道耳目之官也

朝廷有大奸邪四方有大利害家職有大關失皆于此數十人是寄而今則懸缺不補勢必空曹空曹不已勢必諫諍之路絕而讒諂之門開天下事至此尚可言耶且自非無道之朝未明求衣轉圜受善諫鼓謗木不足比隆而今一朝忍為此末世事耶若以册立冠婚之典恐諸臣激聒而故逆折其氣此天下何等大事在廷諸臣今日姑為是忠愛云耳若歲復一歲月復一月

機不勝遲人不勝憤即如蘇安恒之上書安金
藏之剖心男子郇模之持筐獻字亦必有之而
況跪門伏闕自
先朝故事與臣子職分者哉臣伏願我
皇上亟聽公卿台諫早定
皇長子元良之位而次第舉行冠婚二大典禮使
天下以
皇長子之安歸功

皇
貴妃相與並受其福而中外臣民不至咨咨如
有不可測之憂至于科道諸臣仍乞照常行取
然後隨其言之是非得失而去留之亦自無激
聒之患而可以收忠藎之益不然是因一之噎
而廢百之食其可乎臣賤不宜有言又所言皆
諸臣之已常反覆瀆告而無以動
皇
上之聽者故冒焉不避誅殛喋喋言之不止則
以見此為天下第一大事為天下人第一公心

我
皇上能振公卿臺諫之言置之不下而不能箝天
下臣民之口使之無言庶因天下臣民之心必
不可已而回思公卿臺諫之言必不可違典禮
由是而行名分由是而正
宗社由是而安則臣雖竄醢猶未悔也然世見位
卑言高者不以為沽名則以為邀利不以為遺
佚而發舒則以為規避而粉飾凡此臣皆不恤

獨是犬馬横忠思一仰酬
高厚而加以年齒始衰疾病轉甚早晚求為丘壑
之人失今不一有言則雖首丘田野有餘愧矣
臣年五十不稱夭如鴻毛之軀有補萬一則鼎
鑊不足為臣憂鐵鑕不足為臣慮九死如飴一
生若抿臣顧得先伏重誅以上悟
明主而下隆千萬禩之安進敢涓滴而退為趨位
言事者之戒則庶乎臣言可行而我

皇上亦無患于進言者矣

臣按樊玉衡與科臣戴士衡皆以鄭承恩辨疏遺戍士衡指閨範圖說爲菀枯之形誠爲禍始而玉衡此疏但援引歷代以來嫡庶廢立之事語非侵鄭也鄭承恩何以目爲二衡而激

神祖之怒至於遠戍窮徼一斥不復耶賴

主上英明進郵士衡而起玉衡於戍所列在郎潛

一死一老亦足嘆矣

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禮部一本為朝鮮儲議斷不可從懇乞
聖明主持立長之常經以安夷藩以杜後患事本
月初七日内府抄出朝鮮國王李昖一本為儲
嗣已定
册命久稽懇乞
聖明亟加恩典以鎮人心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該禮科參看得朝鮮若謂立

儲一事

中國業已許之惟是封典未行耳第查前後部疏

及屢奉

明旨叮嚀反覆無非為該國計慮長久欲其善處

以杜禍本實未嘗的然許之也光海君賢而有

功人心為屬望

中國豈不曲體顧事體重大未易輕忽三十一年

聖旨復令國王詳議的確猶有深意今據奏止是

再中前說未見所議何在更難即謂的確而遽
可議封也況光海君果民望攸歸長子果病廢
無出稍待異日
請封夫誰得而禁之竊恐今尚非其時也抄出酌
之等因到部內臣看得長幼之序禮莫大焉儲
嗣之立禮莫重焉舍長立幼于禮不順若令之
自
中國是以非禮令也若徇之自臣部是以非禮徇

也況歷查數年以來並無許者臣安敢當臣之
自為亂常拂經之事生屬階為戎首乎查得萬
曆二十三年朝鮮國王李昖第一本疏為
請封世子事等因奉
國家令甲凡
親郡王世長子及勲臣冑子立嫡長此定制也朝
鮮稱我臣稟我正朔事孰大于繼立乃舍其長
子而

請立第二子暲無乃非我
國家之制乎豈暲嘗蒞全慶軍事而執世亂先
有功之說耶據奏第稱性頗聰明亦見其有戡
亂定難之功且不明言長子所以不堪承繼之
故則彼國臣民果否繫心第二子暲亦不可知
獨念朝鮮國王當此播遷之餘正宜事事謹慎
念念警惕爲彼國宗社民臣長久之計而立後
大事豈宜輕率若此抄出駁查之等因該禮部

覆看得世子之立凡以嗣統而承祧也我
國朝稽古定制其于立嫡立長之義猶首重焉一
切
宗親以及
藩國鮮不由之者非直以名分攸關不容假借誠
謂不如是則啟爭端而階禍亂匪細故耳朝鮮
向奉正朔累代傳襲俱以嫡長
請封益其秉禮不踰真有

聖朝正名之遺化焉李昖遺國多難
請立世子以繫人心即其自為
宗社計者未為不可但據稱王正配無出金嬪生
有二子謂宜分別長幼以定名號乃遽以第二
子李暉
請封倫序之謂何若謂邦家未靖繼體急於擇賢
此亦一時變通之說非亘古常經之道及查陳
請疏中曾未聞載長子有何失德不堪付託而所

稱第二子性頗聰敏又未委其虛實臣等反覆

思維朝鮮雖業已

請命

天朝自當律以

天朝繼統大義名器非輕似難濫畀伏候

命下容臣等移咨該國俾知長幼定分毫不可差

以後陳

請務遵典章不得踰制倘其復念播越之餘軍機

國事統取需人則光海君李暉先經督撫奉議

已奉

欽依容令總督全慶軍務令或仍賜專

勅一道稍假便宜俾得一意節制事權不分俟彼

國審諡果有戡亂奇勳不妨另議優處其封典

不宜輕畀則倫紀不紊而亂機務亦不虛矣奉

聖旨朝鮮王請立世子你部裏既這等說未可輕

許可便行文與他知道請

勅依擬欽此是初
請不許也又查得二十三年朝鮮國王第二疏為
懇乞
聖恩早封世子以定國本以繫人心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參得李昖疏請封
明長子珒凡近不堪且久陷賊中歸憂成病此
又欲執世子及之常理誠難之也及稱次子琿
聰明好學遇倭亂而能號召綏集一國臣民屬

望夫論世亂之繼立必先有功且云人望之咸
歸亦知天意似應從所
請而與之矣第奉
天朝勅旨經理全慶正以全慶在朝鮮則為當拖
之項在倭虜則為久垂之涎即如封事果有成
乎諸凡擘畫二道以苞桑一國不能不於光海
君有厚望也乃
勅旨方亟于責成倭情未窺其向背勉自豎立再

造邦家正此之時徐徐而暉之賢益彰功德益
懋天人之交與益篤茲時而有
請也豈不中外上下父子兄弟僉然無異說哉抄
出酌之等因該禮部覆看得開
國承家其傳襲自有常經而正名定分於長幼
毫不容紊此亘古今世及之定理而亦弭亂息
爭之大道也逮後世有世亂則先有功之說亦
為戡亂定難功在

社稷而人心共推戴者言耳朝鮮國王李昖一旦
以次子
請封非所以正分也先題本部據例題寢已奉
明旨報罷乃令復行陳乞若執有功之説而謂自
出適國之公云者假令所奏盡實而文武歸
命耆老繫心毫無閒然即裁以大義似無不可而
臣等亦何以知其果實乎夫論功優處
朝廷既有成命原欲以試其能而觀其成耳今李

暉自奉
勅之後未聞有尺寸自效即令封事果成倭奴盡退亦多徼寵于
天朝曾是以為功而遂足多乎據其所為功不過曰號召散亡已耳綏集民心已耳此在國王之陳請則然而彼國之情形亦有難盡憑者至於所據永樂年間許封彼國恭定王之事亦國初俯順

藩王歸順之情原不可以為例即謂世亂則先有功亦宜俟其內外謚宰邦家綏靖而徐議焉奈何當此疆事糾紛之際宗祊震攝之餘而亟為易嗣圖也不惟國王於臨海君不宜若是恝即李暉於李瑋亦不宜若是忍如謂

冊命未頒人心無所係屬則

璽書既布大事業已責成國人又何疑焉此今日

朝鮮之

請封次子似未可許者盖事非常經議難猝定論
賢則宜徵于歷試論功則宜省于考成即
天朝急於卹難而處危邦父子兄弟之間亦有不
可不熟計而緩行者恭候
命下容臣等移咨該國令伊次子李暉仍遵依先
後權假節制領賜
勅書事理及此時乘方退之候思善後之計悉心
區畫殫力勛勷期以不失舊物而光大之候三

年有成果其賢贊益彰勞績久著國勢之式微
丕振人心之推戴彌堅則李暉自當安遜避之
分李松亦無復溺愛之嫌父子兄弟之間大順
且安爾時乃議
請封亦未為晚俟本部另行題
請定奪庶世及之經常不失而救時之權變得宜
矣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是再疏奏

請不許也又查得二十四年朝鮮國王第三疏為
再疏未蒙
俞允下情愈迫切懇乞
聖明特許亟封世子以定小邦危疑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隨該禮科參看得朝鮮王李
昖易嗣之
請一至再再至三矣始終不過以長子臨海君珒
性資凡近曾為倭所虜次子光海君琿好學聰

明又能號召散亡遂謬襲以功之說決意舍長
立幼矣不知此敗道也國王未之深思耳蓋立
嫡立長萬世常經亘古今未有紊常而不釀亂
者臨海君縱性資凡近未聞有失德可指奈何
便謂不堪繼承脫光海君賢矣名分所關賢者
必不敢僭奪倫所繫賢者必不忍僭又安得以
幼奪長而冒不韙之名耶當王京既陷即國王
亦且播遷自不當獨以臨海君被虜為辱雖光

海君曾蒞全慶軍然卒未見戡亂定難之勲此謂五十步之走則可謂國家由光海君再造可籍口于世亂先有功也誰則信之況當此卧薪嘗胆之時欲為此亂常召變之事無論内難將生倘日本假此為由稱兵再犯則向年猶侯疆之冠今日為有名之師矣

中國即欲復為撻伐亦將何辭之執恐非朝鮮社稷之福也抄出慎之等因該禮部覆看得王器

必長子禮之常也亂世先有功事之變也然所謂有功者必其業屬中興事同再造安危所繫愚智相思未有一則大德未彰一則大功未建遠可舍此而立彼者也今朝鮮國王為次子光海君暉

請封世子至再至三矣朝鮮當卧薪之時為當壁之

請諒非曲為愛憎自階長亂但臨海君長子也既

未有顯然可指之過光海君次子也又未有赫然可見之功遽欲紊亂典常舍長立少秉禮之國恐非所宜且倭奴狡詐多端情形無定留兵觀望屢見傳聞光海君若能將率三軍枕戈待旦外捍桀黠內請鄰圻民望所歸國將安往若當擾攘之會先拂長幼之經此既以弟而先兄事原不順且以強而凌弱兵豈無名臣等之執非但為萬世守典禮亦為本國計長久也伏乞

勅諭本國暫停此議令光海君仍遵前奉
勅諭行事俟倭奴既請四封要然容臣等咨行遼
東撫按再加詳覈要見臨海君果為疾自廢甘
守退讓之高光海君果為衆共歸絶無要求之
跡據實上奏請自
聖裁庶父子兄弟之間雖遇變而不失其正而君
國子民之寄將守經而兼得其權矣等因奉
聖旨是你部裏便行與朝鮮國王知道欽此是三

請不許也又查得三十一年朝鮮國王李昖第四
疏為懇乞
聖恩曲諒微悰亟封世子以定國本事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隨該禮科參看得朝鮮國王
請封世子蓋不啻再三切矣但備覽
勅書之責成與禮部之題覆移咨該國之語叮嚀
反覆計深慮遠良以世及立長乃有國之常經
即世亂先功亦必果有奇勲邦家底定瘡痍盡

蘇國勢丕振而後可議誠慎之也據奏伊第二
子光海君暉先後為本國經營效有勞績實諸
將所共見自令勵勤稍定疆埸已復人心之推
戴已久陪臣之申請至再似亦可以議封矣顧
倭奴之菑謀未已窺伺有形且該國之儲積尚
虛人民之瘡痍尚弱所思防範保全何如者該
國昨年既具疏復
請
水兵以為防禦計正宜率光海君再殫經營遏

彼狄倭戢寗各道于以保久遠而根國勢以益
結國人推戴之心即再俟二三年優處議封亦
未為晚而何今復
請急以世子封哉又不知伊第一子臨海君珒果
病迷失心性否也抄出酌之等因該禮部覆看
得
國之大事莫過立嫡自古兄弟得序者謂之順以小
加大者謂之逆去順取逆所以敗也朝鮮國王無

嫡出僅有已故妾金氏生二子長琿次暉曩倭
訌之際
皇上特賜暉
敕書責其成功許其優處而再三難其立嫡之
請蓋以一時光復之功望暉亦以萬世維嗣之議
爲該國計長久耳今東國初定琿之失德未有
的據而暉之奇功亦無灼然可紀不意國王復
申前

請臣等竊謂該國臣民有忠愛之心則當翼戴家
嗣以固
國祚光海君有興復之能則當光輔吾兄以重天
倫國王有長久之圖亦當善處二子使之得宜
況倭奴窺伺未已該國積弱未振一旦亂常拂
經恐東國之憂不在日本而在蕭墻矣伏奉
明旨復令國王詳議的確臣等仰見
皇上慎重

儲之典體恤外藩之情復何容喙合無恭候
命下臣部移咨該國使之宣諭臣民俾之倫序不
可紊國本不可輕父子兄弟之間不可使少有
猜嫌無輕廢置以啟禍本如武長琫妻果病悖
憤亂不堪託國王果非溺于愛憎之私通國臣
民果皆出于推戴之公萬不得已方許據實奏
聞臣等一面咨行遼東督撫查訪明白候國王另
有奏

請之時一併具奏到部方行會官定議

請旨定奪則以長以賢各得其當藩統幸甚奉

聖旨是請封事大難以輕率遽移咨該國王詳加

擬議務至當來奏欽此是四

請不許也臣仰稽歷年之

明旨深惟萬世之大經惟有立長之說不易乎夫

有

國家者惟嫡長是立則人皆曰是為異日國王矣

人心定矣若立不以長而以賢則權將不在上而在下一世作俑後世效尤如逐鹿如瞻烏如舉棋不定非亂道乎況子之賢庸國所代有天之生人中下最多據國王初疏止言其次子頗聰敏堪付託耳及見部覆有未曾開戴長子有何失德之語而國王再疏始以長子凡近久陷賊中驚憂成病之說來己事重初情臨海君不過凡庸無失德也且倭奴之逼朝鮮之全將以

為光海君功乎即今歲尚
請將乞兵求為戍守無事而周章如此則光海之
才可知而往者之功又可知光海如季歷武王
之賢而欲其父用太王文王之權其兄為太伯
伯考之讓臣以為過矣據李盻疏但撮節次部
覆未暇姑俟之緩詞而刪去參駁百千年之正
論蓋彼見吾未有殺然斬釘截鐵之意輒生窺
望覬覦之心臣已為此事已十餘年持疑已久

今茲之請不可不斷惟有立長子臨海君琿則
名正言順而事成大抵事惟顧理何如他不必
問也臣愚見如此伏乞
聖明裁察如臣言不謬
特賜乾斷
勑諭朝鮮國王以倫序不可紊常經不可變國本
不可輕動一心属意臨海君而訓誨之令臨海
君以德自厲光海君以分自安該國臣民毋有

携二然後聽其
請封
勅冊立則禍亂不生夷藩永固不然如國王所引
永樂年間二百年前一見之事耶
陛下可方
成祖而臣驚下遠不逮永樂時諸臣且恐自今以
後該國之費
天朝處分不止此一事也臣不勝悚息待

命之至

臣按朝鮮李成桂之簒弑在洪武時有請討

者

高皇帝不許而絕其請貢李昖於萬曆初曾疏請

史館昭雪者此也彼雖不侵不叛之臣然各

居其國各子其民安得屑屑而謀其政而科

臣參而部覆積案盈箱若宗藩侯甸肘腋間

事哉若以國本未定欲防其漸則堂堂

天朝豈以蠻夷為榜樣非國體矣朝鮮簒逆之禍

胎於此也

萬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
禮科給事中姚永濟一本為柔遠自有定體封
例不必遠求伏乞
罷特遣之儀慎
中旨之宣以無褻典禮事項者朝鮮國王李暉奏
乞追封生母金氏奉
聖旨是著查成化年內宮齋
勅例行欽此職以職掌所關具

疏瀆奏是以禮之不可過者言之也至
明旨例之一字該禮部詳覆其不可之故尚未有
有
聖斷職敢不再畢其説夫曷言乎例也先年之所
參定後人之所遵行者也顧有從來一定之例
有近年見行之例其從來一定者固必以一定
為准即近年見行者亦必以見行為准今外國
次妃之追封頃

天朝內臣之
特遣此不論從來之例與近年之例蓋無一而可
者也請先以朝鮮近事言之查嘉靖二十四年
李峼承襲父爵并妃並封曾
差內官此因王以及妃也續李峼薨該其弟李峘
承襲時亦
差內官此所重在襲爵也又嘉靖三十六年李峘
請立長子李暊為世子時亦

差內臣此所重在世子也又隆慶四年李昭納僕
氏為室請封萬曆三十一年李昭納金氏為繼
妃請封彼時
誥命冠服俱付陪臣領回此生前正妃繼妃之封
皆不遣內臣也煌煌
明例自嘉隆閒及今萬曆事事可據不此之求而
必遠查成化年例縱使有
先朝行事為職等所未經見而

國家一切典禮未有不從近例者況舊例原自可
尋意義絕不相合乎職查實錄成化十七年二
月曾遣太監鄭同偕金興使朝鮮
冊封其妃此生封之妃與今追封之妃已自不論
況彼時國王李娎廢妃立妃恩以
封使鎮服彼國而鄭同原係朝鮮人往返不甚鄭
重所過不至騷擾故有此舉豈得牽合附會以
為今日濫遣之槩哉今內官之遣即該國亦自

知其非而不敢請也職於其原疏而知之也原
疏一引成化十一年追遵生父母之例曰順付
陪臣以還再引成化十六年請封生前副室之
例亦曰順付陪臣以還是成化年原無追封
遣齋之例明甚乃含彰明較著之文獻而搜以久
遠不符之見聞蔑率由無過之典章而引影響
未安之故實姑無論其過禮不經生事滋擾而
就例之一事已多壞矣大抵

國家恩禮貴在慎始其始或因勉強于求多有苟
且創行者而後人循習不變遂以
天朝靈寵至冒濫不可收拾問之必曰此例也是
壞例之例也倘內官遠齋今此既越于例後復
以今為例不亦籲
特遣于太輕委成法于幾廢哉乃職所慮更有大
焉邇來
朝政之破例者不少矣往往自

内降始夫
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臣下參議詳審乃合舊章
即或
聖明獨有灼見亦當明示增損之意與
廷議共酌之若今
中旨成一例他日
中旨又成一例如諸臣因循不駁切恐職掌曠廢
將令中外輕部科之無人如諸臣雖言不用究

至
上紊紀綱下長僥倖將事自為例而人無定守所
妨
國體豈淺小哉伏乞
皇上於百凡請乞慎重
王言而又
明諭該部禮必準于恰當例不期于强合則
聖謨千古為昭而典禮萬世無弊矣

臣按論遣封而及

內降有裨國體

萬曆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禮科都給事中邵庶等一本旌邮
大典濫請成風伏乞
勅嚴行申飭慎議部覆以杜妄干以一法紀事臣
等竊惟
國家定制邮典以優大臣表揚以風貞節二者皆
褒往勸來之
大典要非可倖得而冐

請也據
會典條例所載如兩京大臣見任公差病故者各
差撫按具
奏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各地有司具
履緣由病故日期申報撫按勘實類
奏固未嘗令子孫自陳乞也又一款三品以上被
劾聽用聽調官員祭葬俱照今擬被劾自陳致
仕官遞減之例固未嘗概及于聽降也又一款

凡四品五品文官以侍從

春宮軍功等項卹典者禮部先移文翰林院兵部
核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侍從必日侍講讀
春宮必親奉出邸開陳有勞方與
題請亦未嘗止及受官而不計其實效勤勞否也
奈今之
請卹者抑何紛紛而果於違例也指轉奏為迂途
視陳乞若捷徑申報不必開之撫按也而擾引

自

奏者有之陳乞不必俟之年外也而數月徑

請者有之被劾而略其顯著之迹勘調而託為註誤之微職列近邊猥自侈其閱勑而行陣之躬履何有備員講官而輙舖張其啟沃而闡陳之勤勞罔聞例以引例而

請之者無虛日鄭以加鄭而覆之者有隱情得無絶撫按之奏而闌人以陳乞之徑乎

會典及
覃恩詔内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不
改節者里老陳之有司憲臣劾實
奏請旌表又成化元年奏准凡旌表貞節孝行里
老告呈到官掌印官親自研審令有職官關保
實跡具
奏禮部勘實類
奏旌表如有扶同妄將夫亡時年三十以上及寡

居未及五十婦人增減年甲舉保者被人告發
或風憲官覆核得出就將原保官吏里老人等
通行治罪總令地方官憲臣
奏聞並未及子孫之自陳與年遠之無稽也乃近
日之舉節者抑又甚焉始猶
奏乞自部署也繼則幕僚踵其風最後而聽選貢
生煽其熾矣始猶
請旌及其母也繼則遡及於祖母甚則遠及曾祖

母矣夫柏舟之咏千古同嗟褘笄少婦忍死茹荼百倍於鬚眉丈夫允當廣勵風化顧孝子慈孫拳及其親寧無溢美即所陳皆實然每歲按臣
奏報旌節類不乏人況遠至曾祖母百年幽渺耳目誰憑又奚從覆勘而質核也臣欲禁
卹典之自陳宜嚴重撫按之
題奏往時撫按具題

王
府等疏臣每覺不參駁撫按多採公評該部據
以裁復如例誠相應即宜確據以明國恩例應
遞減不妨裁酌以示分別顧前此禮曹三品被
劾者以降級而附減半之列助夫城守者以
特
封而靳及格之恩部復全憑單詞撫按偏來高
閣以此持議何以評功過而止陳乞合無自今
以後凡大臣
卹典一藉撫按

奏報為之議覆三年以內不得自行陳乞違例查

出五案不行已陳乞者引例俱據

會典條例成文不許援引他人牽同比擬總候撫

按勘明方准題覆上之

令甲下訪之輿情無得韋制昂依任意予奪一以

彰

聖明優卹之仁一以昭臣子守法之公將曉然知

撫按之

奏不可遺而該部之覆不可紊紛紛陳乞不禁而

自杜矣欲禁貞節之私乞宜責成撫按之體勘

蓋州縣師保一方表正風俗烈女節婦堅蘗自

守學校里老舉保諒給扁厲惟是苦節異常純

孝堅貞者閩中按臣特行優獎甚則類題復

請旌表次則給扁優獎無得專徇豪貴遺漏寒微

即先後陳乞諸

疏按臣查確以此例行之不必概為議覆以滋煩

擾如是而陳乞表揚者自無所售未有不灰心

者也斯二者

鉅典而卹為尤鉅若謚以易名則尤鉅之鉅者今

・陳乞諸臣不惟

請卹而且

請謚夫謚出公論豈容私

請近禮部有十年類題之議固論定之意然中人

最多而直道自在間有德業顯著衆議共推如

巡撫張文錦死事之類不妨
題覆疏內　出衆議應謚以待題少示旌別之語
不然事久議生道傍易惑有力者或塗飾其間
他日將何所據以定是非之衡也如果臣言不
謬乞
勅部院嚴加申飭轉行撫按并所屬衙門不得留
難務申竊具
奏以杜陳乞之端併將謚法酌議妥當覆

請施行所關於優禮大臣勸化風俗非渺小矣

臣按

高皇帝元年首以表揚節孝為諭故革除之際臣民死難者以百數而婦人女子之死節者亦多蓋前代所僅見也當時衆實嚴重風厲甚速二百年來習為故常此疏所云遺漏寒微者多有之矣

萬曆二十年七月初九日

江西道御史周家棟一本振刷時弊以儆臣情

以一政體以崇

主德事臣不肖巡視中兵馬司三閱月乃得習觀

京國之事其呰窳不法者難以悉數然未有舉

朝祭之大典章奏之重事而玩愒混淆若此者也

敢試為

皇上陳之

令甲凡
大祀文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及六科都給
事中皆陪祭內有刑喪過犯之人不預豈不稱
榮數哉今祭孟秋臣與御史馬從聘例得監禮
乃所稱陪祭者輔臣而下十數人而已次早謝
胙者輔臣而下又繞數人而已其不與者果皆
一一有礙者乎夫不祭則不知有
親也不謝

胙則不知有

君也都厚膴顯日月之除而躭安茍便以自棄典禮是豈所以尊宗廟乎臣之所謂亟當申飭者一也

令甲侍衛大朝會則用全直常朝則更番除

會極等門各有所直而列午門內外者校尉五百人其餘方巾青衣銅帶銅牌之屬不與焉豈故為是觀美哉所以聳臣子于恭肅之心而銷其傾

僻之念也今各門侍仗者果能舉舊制之半乎、匡巡視見兵衛不能糊口解銅牌以市之酒肆而坐者不知詰細民闌入禁地如鶩而無忌至亡等也微獨如此令之官員入朝淺以令甲考之果皆不相私揖矣乎合行門道果皆不敢當中矣乎果皆不 寵而入長安門乎果橫過下馬牌下乎此皆恬不知怪誠以比路馬之齒則大有間矣是豈所以尊

朝廷乎臣之所謂亟當申飭者一也故事臣下寅
奏
旨批發六科而後發抄豈非以明至公且以示至
信乎往禁之不得抄固非以示四海乃近閱邸
報則有未及
進呈而播之報房者矣有原未
進呈而且不知所從來者矣甚至私帖小牘傳布
寰區其辱國甚矣此非小過也指多則亂視廣則

表　奸人借以為傳謗之鄙而遠方承聽之徒
不及察而開橫辨之端將人心實自此壞之何
汶汶也臣所謂亟當禁飭者一也伏乞
敕下部院申飭大小臣工如遇
朝祭常期各遵
令甲不得玩愒以滋弊風敢有仍前弛情者聽臣
等參劾其報非六科發抄者嚴禁不得亂傳以
清聽觀更乞

皇上一意勵精為臣下倡則上下交儆而
聖德益光
聖治益隆矣
職按朝祭闕稀在
神祖中晚之年廷臣尚有玩愒之慮若如期舉行
則禁飭尤亟此今日之所當議為振肅者

萬曆四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禮部一本為左道原熾乘機更張懇乞

聖明速

勅嚴禁以杜亂萌以保無虞事祠祭司案呈到部

臣惟天下之亂有自外至者夷虜明犯邊疆是也有自內起者左道暗藏不軌者是也兩者情形不相謀而聲勢實相同臣等近見奴酋狡獗恐有奸細乘機竊發故特

上嚴禁一疏明言雲遊乞食之輩白蓮紅封之教
亟為解散不意
西安門即獲妖僧情詞大有可疑數日復援淮陽
按臣龍遇奇揭稱武悟空等以白蓮左道聚徒
煽衆擅頒號巾號服擅制符印兵伏妄擬天文
讖語詐言土堆兵器無非仰乘天變而行其術
伺邊釁而逞其私至犯上至亡等也與臣等前
疏適相符合非當事諸臣早為撲滅即張角劉

福通故事見於淮陽天下不益多事哉臣思邪
教固多總以白蓮教為領袖天下處處有之聞
河南山東湖廣南北
畿輔等處尤甚大都其所念誦皆五部六冊之邪
書其所造作多符讖興亡之大事平居則巧誘
人以降福而人樂為輸有事則驕語人以免禍
而人不敢不輸徒既煩多心亦聯屬一事欲知
則以一傳十以十傳百不移時而聲息闖通一

夫作難則境內雲合境外風從不傳檄而氣勢立熾及今不禁蔓必難圖真有如按臣所慮者然而操空言以禁實禍不能也臣思法之行也自上不自下上行則法不重而下易玩奸之發也自下不自下發則情不真而上難知其說凡有三焉。

一曰重彈壓彈壓之權撫按豈不並操而按臣以撼山搖岳之勢觸邪猶如拉朽倘如期相代

則耳目一親觀望自聳即有奸民何難潛懾故
按差不可不早下也然臣愚猶謂按臣當申明
禁左道一款入境之日即與訪犯同爲舉行庶
法重而人難犯也
一曰親覺察撫按之權雖尊而不親親民無如
守令守令精明雖民間善惡利弊悉如燭照寧
有多人結黨舉
國狂趨至事敗而後知者無亦以一局易完大衆

雖犯耳不知患同養虎反噬何及故守令不可不留心也臣愚猶謂當以考功法行之弭患多者考上上發摘少者考下下庶官惕而法可行也

一曰互稽查守令雖曰親民窮鄉僻處無從遍覽惟是保甲之法互察最便凡有左道惑衆强梁作奸者一家有犯許九家共首則奸何從匿故保甲當行也然臣愚猶謂民各重其身家誰

肯首發大奸以羅不測必信以賞罰不察者重
以連坐之罪能發者曲為保護之謀庶法行而
奸可息也如燒香一節名雖好善然一帆一
騎千里可通何必數百成群大作聲勢甚且旌
旗蔽日金鼓喧天大類兵家之耀武乘輿飾鳳
儀仗飛龍上擬
至尊之等威此等駭人耳目動人心志當禁也至
於寺院一節即奉

勅建皆為犯律何為大者琳宫梵宇既已參漢而
建雲小者塞巷充途又祇褻神而瀆鬼蓋寺院
則藏集自衆藏集衆則奸宄自煩此在
京師尤宜查者以後凡私造菴院亦宜一體禁止
伏乞
勅下臣部行文五城廠衛嚴令禁緝諸凡菴院不
許聚衆說法遊食僧道不許潛入容留如有白
蓮等教訪出依

律重究捉獲有功員役比照拏獲大盜者一同陞賞仍通行各省直一體遵奉嚴禁訪拏力行保甲每月呈結到官保甲地方並無左道有則廟同連坐所在官司有不力禁者外許撫臣內許部科糾參庶內亂可弭外亂可寧人心定而太平可保矣

臣按張角以米賊亡漢山童以紅巾亂元左道之禍所從來矣

祖
宗時郡邑各設僧綱道紀良有深意專為愚民
惑於禍福果報而僧人道流轉相告戒亦可以
佐讀法之所不及也豈惟修其本以勝之耶

萬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禮部一本為申禁左道以正人心以杜亂萌事

祠祭司案呈到部竊唯邀福免禍者人情也而

巧言禍福以中人心者左道也故無事則誦五

部六冊之邪書詭稱果報有事則假驅神使鬼

之妖術妄語興亡此在白蓮無為等教沿習已

久兩經臣部具

題嚴禁驅逐不啻三令五申矣近有紅封大成等

敎則避白蓮之名而傳其鉢逃無爲之號而廣其派者也四方有敎首誘稱佛祖門徒但可誘入敎中何難多方羅致地無論遠近而飛檄立通人無論親疎而聲響輒應諸生也而登壇說法背正從邪少婦也而仰面事師夜聚曉散甚至

皇都要地輒敢圍坐談經十百成群環觀聚聽且以進香爲名踵接於路無論伏壇用

龍鳳為

王法所不容而旌旗蔽日金鼓喧天當此奴氣未靖之日可令其速遁雄行若此乎萬一草澤奸盜或景附以潛藏奴穴細人或竄入以內應是玩視之以為緇衣黃冠之流者正醞釀之以為綠林紅巾之冠者也近如南直武悟空不過一白蓮教首耳一倡百和遂敢造符印擁兵仗幾蹈劉福通故轍亦大可慮矣方今

天
不悔禍人皆幸災中州旱魃為祟人相食兵山
之東山之西劇盜刦官且弄兵矣肘腋之地又
報延綏援兵掉臂去矣凡此枵腹亡命之徒方
苦棲身無路而左道邉為之窟歸附愈多勢燄
愈熾未必無福通其人者生心窺伺而四海兵
餉又為遼左征調殆盡誠恐釁出不虞撲滅亦
未易也況值
母后

梓宮指日發引
都門內外倍宜周防竊意為今匪類定有窩藏處
所寺廟菴觀更為匿奸淵藪而城坊廠衛皆有
詰奸之司除臣部一面移文在
京衙門徧查地方但有白蓮等教潛住即加嚴緝
依
律究罪永編邊戍金鼓旗幟等物追發營伍備用
其遊食僧道並行驅逐仍懲窩家以連坐之法

務期塞源遏流勿使滋蔓更乞
天語申飭中外臣工一體遵行倘所司敢不力禁
正亂萌遏而世界益清矣
臣按此疏上未三年果有山東妖賊之變可
謂見禍於未形者